

布拉格， 请你 作证

唐金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布拉格， 请你 作证

唐金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B125906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拉格, 请你作证/唐金华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1

ISBN 7-5302-0671-0

I. 布…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717 号

布拉格, 请你作证

BULAGE, QINGNI ZUOZHENG

唐金华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16.75 印张 389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ISBN 7-5302-0671-0

I·657 定价: 24.00 元

东方欲晓，晨曦含辉。

一群洁白的天鹅从东方飞来，它们和白云比翼，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

突然，它们惊叫起来，向着一座金色的城池俯冲下来——那城，就是中欧名城——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

天鹅的叫声唤醒了沉睡的布拉格。它们如风一般掠过民族歌剧院屋顶上万马奔腾的群雕，它们似流水一般穿过古老的查理桥桥洞，徐徐地落在欢唱的沃尔达瓦河上，惊起了一团江鸥叽叽喳喳的乱叫，一群鸽子飞到天鹅戏水的上方盘旋着……

天鹅在河面上戏水，清理自己洁白的羽毛。一对天鹅展开双翅拍打着水面，脚踏浪花渐渐地腾空而起飞向蓝天，在布拉格数不清的钟楼塔尖中穿梭，在宽阔的古城广场上空盘旋……

古城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大雄伟的钟楼，那巨大的表盘上的时针、秒针，几百年来准确无误地度量着流逝的光阴，日以继夜、周而复始地运行着，那雄浑低沉的钟声，似乎向人们讲述着古城的沧桑岁月……

“当！当！当！……”

天鹅昂首飞越巍峨耸立在山巅之上、饱经沧桑的皇宫，如箭一般直冲霄汉……



1

黑黢黢的夜空不见星月，黑茫茫的大地上刮起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黑森森的树林在风中摇摇晃晃，树叶发出巨大的沙沙声和不远处隐隐传来滚滚流水的涛声交织在一起。风卷着尘土，带着潮湿润泽的气味向一片寂静的墓地袭来。

闪电撕裂了黑色夜幕，刹那间照亮了墓地。墓地上一块块黑压压的墓碑阴森恐怖肃穆。一个黑糊糊的身影，幽灵般地穿梭于墓碑之间，借着闪电的光亮可以看到他在仔细地寻觅着……滚动的闷雷从天边缓缓地移向这块墓地，豆大的雨点顷刻间砸了下来。

突然墓地上空爆发出一连串的电闪雷鸣。幽灵般游动的他，在一块墓碑前站住脚，从怀里掏出一个狮子头形的大烟斗，用手深情地抚摸着。他迟疑片刻，蹲在墓碑后面拾起一小截儿枯树枝，挖了一个小坑，然后把烟斗埋上。他站起身张开双臂扑向墓碑，高大魁梧的身躯贴在墓碑上一动不动。闪电中可以看清他那张刮得铁青的、棱角分明的长方脸，在痛苦地抽动、扭曲着。他拥抱着墓碑既像与久别重逢的老友相遇，又像与亲人永别，久久地不肯松手。

猛然，他的双臂奋力一推墓碑，墓碑纹丝没动，而他用力过猛，反而向后退了几步，摔在泥水中。

一道闪电如利剑般直插墓地，碑上的大字被照得清晰可见，他爬到墓碑前，跪在那里发出了一句肺腑之声：“林依山——老朋友，永别了！”他挥动双拳敲打着泥泞的雨地，大叫着，“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一声炸雷劈向这块墓地，墓碑被震得仿佛晃动起来。

他失声地痛哭着缓缓地站起来，哭声中夹杂着压抑的苦笑；他凝视着林依山的墓碑大笑，笑声中带有几分嘲弄；他用手指着林依山的墓碑狂笑，他仰起头，双手高高举向苍穹歇斯底里地怪笑……

狂风肆虐，大雨如注，雷电交加湮没了他的笑声，不见了他的踪影。

晨曦取代了电闪雷鸣的雨夜，墓地又重新恢复了它独有的宁静。淡淡的薄雾从碑林中渐渐散去，垂滴在青青杂草上的露珠折射出七色光彩……墓地中的湿气在一点点地蒸发，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慢慢地变得艳丽起来。

陆陆续续来了些扫墓的人，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在昨天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他们一定担心墓地中自己的亲人是否安然，担心放在墓前陪伴亲人的花朵是否被风雨摧残。他们今日前来换上新的鲜花，然后离去。

一位黑头发、黄皮肤，戴着深色茶镜，身材窈窕修长的中国姑娘，一身素装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一座墓前。她缓缓地怀里取出一枝玫瑰花放在墓碑后面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两行热泪流淌下来……

黄昏时分，这块墓地被蒙上了一层夕阳红的轻纱。大大小小的墓碑错落有致地坐北朝南排列着。高低不同、形状各异、参差不齐的墓碑在余晖中映出清晰而又修长的碑影。墓碑上清楚地刻着拉丁字母，这简短的文字凝固了时空，浓缩着已故者的人生。

在这些排列有序的墓碑行列中，林依山的墓坐西朝东格外突出，又显得孤独。碑文别具一格，碑的右上角写着“旅捷华侨”四个小字，中间是五个大字“林依山之墓”。左下角写着



“旅捷华侨总商会立”几个小字。墓碑下几束鲜花散发着芳香。

墓碑前站立着一群中国人，他们正在举行一个追悼会。这些人大部分是旅捷华侨商会的会员，他们来悼念自己的同胞，也是该商会的副会长林依山。

为首的是三个中年人，在中间的这位是商会会长阿健。他白净的脸上带着儒雅斯文的书卷气，一双有神的大眼睛中透出智慧、冷峻、果敢和自信。站在他左侧的那位身材不高、有些发福的中年人，是利顺发大酒家的徐老板。他是商会副会长，看上去是个心慈面善的人，在他的脸上仍留着泪痕，眼睛有点红肿。第三位中年人两鬓已显华发，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年轮，双眼有神却布满了血丝，但仍让人感到一种学者特有的气质，他叫罗盘。

在他们三人身后站立着布拉格华侨界的各路人物：黑头和松霞、大个儿、姑爷、洋大头、小磊夫妇、老陕、老山西、缝爷儿、阿松、席先生、沈萱、阮玲等。

旅捷华侨商会副会长徐老板主持追悼会，默哀一分钟后他说：“请旅捷华侨商会会长阿健，为林依山同胞致悼词。”

阿健向墓碑前走了两步，然后转回身面向大家，声音低沉平静地讲了起来——

“各位会员、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我们的同胞，我们商会的副会长林依山。

“有人说林依山不是好人。可我说，不！我说林依山同胞做过错事，但他是好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林依山，用什么样的标准看待我们自己——这特殊的群体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我们漂泊海外，为了生存、为了创业、为了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

生存方式，无可非议。有时命运不济，为了生存，许多同胞没有第二种选择，任生命之舟随波逐流。对与错，好与坏有谁能说得清清楚楚呢？”

阿健停顿一下，他有些动容，继续讲：

“我们都不是什么圣人先哲，都做过或多或少的错事，为了生存在所难免。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

“林依山是最早闯东欧的华人之一，他是位头脑清醒、有智慧、有胆识的商人。他从个体户起家，但他认识到光靠体力，靠长途贩运、靠投机取巧没有出路，他勇敢地探索生存之路。因此他从乘火车用大包小包向东欧贩运商品，发展到做集装箱贸易，从练地摊发展到开连锁店。

“林依山是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的诗歌浪漫而富有激情、让人回味无穷。林依山是位侠肝义胆、有血有肉的汉子。在同胞有难的关键时刻，他慷慨解囊、助人为乐。他也是个有感情、有爱心的人，他的女儿才刚刚满月……”

说到这儿，阿健的喉咙有些哽塞，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讲着：“朋友们，为林依山，我们已故的同仁做点好事吧！一百克朗是一份心意，一句好话是莫大的安慰。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和林依山一样，是新一代闯捷克的华侨，走过了艰辛、悲壮的历程。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赞美或指责，更不能相互为仇，我们需要的只有理解。

“林依山同仁，你没有死，你的进取、奋斗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海外创业的人所做的一切，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最懂得、最理解；只有这座古老的城池——布拉格记载着我们自己走过的历程。”

阿健流下了两行热泪、激动得难以自持。突然他大声疾呼：“布拉格，请你为我们作证啊！”



阿健的话音在墓地中回荡，在场的每位华人都流下了酸楚的眼泪……

这时一位蓝眼睛、金头发的捷克姑娘，从人群后面走到前面，她叫爱娃。婴儿在她的怀里熟睡着，长长的眼睫毛盖在红扑扑、胖嘟嘟的小圆脸上，小嘴微微上翘，不时地还蠕动着。爱娃动情地看着小宝宝，眼泪早已挂满了脸颊。她在罗盘身边站定，声音有些颤抖地说：“罗盘，我们把小罗璇先带回北京吧？我愿意照看她！”

罗盘深情地点着头。

在场的同胞们陆续走了过来，围住罗盘和爱娃。他们默默地把准备好的克朗放在婴儿的襁褓上面。爱娃赶忙用双臂挡着不让钱滑掉，罗盘伸手把越放越多的克朗收起来，神情激动地向大家致谢。

徐老板看着墓碑出神。他默默地走向墓碑，鬼使神差般地从墓碑前绕到墓碑后面。一枝含苞欲放的红玫瑰花斜靠在碑上，微风中鲜嫩的绿叶轻轻地摆动着。徐老板表情平静地拿起那枝红玫瑰。他知道这枝花是谁送的，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徐老板去拾那枝红玫瑰的瞬间，突然发现墓碑后面的土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一块巴掌大的地面呈现出凹状，这显然是雨水的作用。徐老板是个细心的人，再加上这块墓碑是他亲手立的，当时碑周围的地面，他夯得很平整结实。就是下再大的雨，也不会冲陷一块地面的。徐老板心里想着：“有谁会在墓碑下面动土呢？”他用手指触动塌陷的泥土，土松松的。他掏出汽车钥匙拨挑了几下泥土，土中露出一块木质焦红色的东西。他又拨了几下，然后用钥匙一撬，一个焦红色的狮子头烟斗被翻了出来。徐老板一惊，手中的钥匙和花掉在地上，他的脸色突变。他迅速地掏出一块手绢把烟斗包好，放进口袋里，吐出一

口长气，神情舒缓了一下，慢慢地捡起地上的钥匙和红色玫瑰花，若无其事地又回到人群之中。他找到阿健把手中的玫瑰递了过去，阿健接过花和徐老板对视一下，说道：“是小妹过来了？”

徐老板点着头，把手伸进口袋里，用手紧紧抓住烟斗。他要向阿健说什么，可看了看周围的人，想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感到有些蹊跷。

没有人注意到徐老板这细微的动作和表情，只有阿健心领神会。他用手向徐老板做了个暗示，示意别声张。大家仍然围着罗盘询问小妹的病情，罗盘感激地一一回答着。爱娃被这群中国人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她的泪水流了下来。两滴眼泪落在婴儿罗璇的脸上，她激灵一下放声大哭起来。

哇哇！哇哇……

墓地婴儿的哭声，使在场的每个中国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这稚嫩的啼哭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在场的每个人都从哭声感到一种极大的安慰。

清澈的沃尔达瓦河水从墓地旁流过，滔滔的流水声淹没了婴儿的哭声。一阵秋风吹过，又有不少落叶飘向河水中，有的被浪花吞噬，有的被波涌抛到了岸边，有的仍在河面上随波逐流，漂泊向前。

沿着河流望去，古老雄伟的布拉格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2

布拉格皇宫是捷克最著名的古城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千年演变，集各个历史时期捷克国内外的建筑

师、艺术家之大成；风雨沧桑，仍伟岸雄居山巅之上，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世界各国的游客。它自一九一八年以后成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府。它依山傍水宏伟地矗立着，犹如一位历史老人，庄严肃穆地审视着生活在沃尔达瓦河畔的子孙。

一江春水送暖，两岸柳绿花明，布拉格满城春色地迎接着一九九三年旅游季节的到来。

一辆电车盘山而上，铃声“当当”作响，车身倾斜摇晃。

罗盘领着初来乍到的小妹罗静、妹夫曲峻从电车上走下来。这是皇宫城堡的后门——皇家花园。

罗盘已四十岁，在布拉格进修两年多了。和在国内一样，他还是穿着那身不起眼的装束，一套深蓝色春秋装，脚上一双黑皮鞋，一件风衣披在外面，都有些发旧了。而他的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头发整齐地向左分开，给人一种淡泊无华、稳重亲切的学者气质。



妹妹罗静说起来差一点就三十岁了，看上去却最多二十四岁。她和哥哥几乎一样高，身材挺拔修长，一双单眼皮的大眼睛，还有点向上微吊，长鼻子小嘴，留着齐腰的辫子，不介绍谁也不会相信这是罗盘的亲妹妹。她身穿一件豆绿色的衬衣，外套桃红色羊皮夹克，脚穿一双棕色高帮靴子，一条墨绿色的紧身裤，裤腿插入靴子里面。亭亭玉立带有东方美女的风韵，潇潇洒洒具有现代女性的风采外加三分假小子的帅气。

在他们兄妹身后的是罗盘的妹夫曲峻。看上去三十出头，留着披肩的长发，梳着中分，挺鼻大嘴，一双大眼睛可能是飞行的时差没倒过来，显得有些无精打采。蓝衬衣没系最上边的纽扣，黑皮夹克敞着怀，露出了金利来腰带闪亮的标牌，黑皮靴闪闪发亮，蛮像摇滚乐队中的吉他手，是个不大不小不老不少的帅哥，又给人一些高傲玩世不恭的感觉。

杨柳低垂春光明媚，皇宫花园百花初放，绚丽多姿。彩蝶穿插飞舞，鸟儿树上啼鸣，一群鸽子在争抢着小妹手中的面包渣。鸽子不怕人，倒是小妹有些怕，她怕鸽子啄到手掌心时的那份痒痒。她的手欲缩又伸，脸上露出了微笑。

几个优美动人的和弦飘了过来。

“是吉他！”

小妹兴奋地说着，并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一对情人坐在一棵大树的绿阴下，姑娘头斜靠在树上，小伙子轻轻地弹起一支曲子《爱的罗曼斯》。小妹下意识地向他们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哥哥站到了小妹的身边，他显然也是被吉他吸引了。小妹看得入了迷，哥哥没有打扰她，而是想起了童年的往事。

北京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大华电影院门口挤满了人。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里，看上一场外国革命电影，已是一种不小的享受，许多人都要看上两三遍。那次上映的是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宁死不屈》。散场了，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沉浸在电影故事情节之中。特别是那些身穿清一色黄军装的中小学生们，那张张天真纯朴的脸上更是透着爱憎分明。他们当中，一些人在抹着泪水，一些人在唱着电影中的插曲：

上山吧，赶快上山吧同志们！
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已经来临，
我们的祖国即将得到自由解放……

小妹罗静拉着哥哥罗盘的手，走在散场的人群中。

小妹一身小军装，还系着皮带，梳着辫子，戴着军帽，一双大眼睛在转，显然是在动脑筋。

哥哥罗盘也是一身黄军装，没戴军帽。脸膛红红的，体格健壮，充满活力。

“哥，我们买一把吉他，电影里说‘革命者也玩吉他’，我们也是革命者。对吗？”

“对！我们一定买一把吉他！”

没过多久，哥哥用仅有的一点积蓄毫不犹豫地给小妹买了把吉他，星海牌，三十六元人民币。

吉他给了小妹许多快乐，音乐给这两个过早失去父母的兄妹带来了幸福和安慰。他们艰难平淡的生活，从此增添了天国的言语：和谐的哲理，优美的旋律，鲜明的节奏……

多少个日日夜夜，哥哥手把手地教着小妹弹奏吉他，多少次小妹在哥哥悠扬的琴声伴奏下，唱着爸爸妈妈生前教给他俩的那首《爱花谣》。音乐使这两个孤儿忘记了不幸和痛苦，让他们有了生活的乐趣和希望——

啊，我爱花！

我爱你斑斓多姿的美丽，

我爱你沁人心脾的芬芳。

牡丹的华丽富贵，

兰花的清馨端庄，

百合的圣洁高雅，

玫瑰的热情奔放。



啊！我爱花！
我爱你应天时性格各异，
我爱你适地利品位无双。

樱花迎春风而吐蕊，
菊花傲霜雪而飘香，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梅花耐严寒而怒放。

啊！我爱花！
我愿花儿永远装点着世界——万紫千红，
我愿花神永远伴随着我们——地久天长。

小妹弹着她爱不释手的吉他，唱着她和哥哥最喜欢的、爸爸作词作曲的这首《爱花谣》，渐渐地长大了。

罗盘掏出相机为妹妹照相……

兄妹三人走进皇宫城堡的一个侧门，来到一个庭院。罗盘边走边向他俩介绍：“这是过去皇帝居住的地方，现在是总统府，这座殿堂里面有西班牙大厅和伏拉基拉夫大厅。以前是皇帝加冕和举行婚礼的场所，可惜只有节日对外开放，以后你们自己来参观……”

另一座庭院，高大宏伟的皇家教堂耸立，尖尖的顶部和丰富多彩的外部装饰，让人仰视，赞叹不已。一进入教堂内，刚刚还欢声笑语的游客，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一幅幅神圣的油画，一件件古老、精美的陈列品，一扇扇窗户都是用彩色玻璃



绘成的圣经故事，庄严肃穆，神圣感油然而生。这座教堂是为皇家祈祷专用的，教堂大厅又高又宽又长，一排排长椅整整齐齐地隔划出几个区。小妹有些紧张，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塑像前，罗盘、曲峻凝视着。小妹有点害怕，躲在他们俩的身后，不想再往教堂纵深走去，搀着他们俩走出了教堂。

外面阳光灿烂，小妹又恢复了一身的活力，拉着曲峻走在前面，进了一条小街。地上的石板路青青的，被岁月磨去了边角，显得古朴平实，两边的房屋与刚才走过的教堂、宫殿相形见绌了。低矮的房屋、窄小的木门窗，墙面上的各种颜色：淡蓝、深棕、橙黄……已经被风雨冲刷得退了色，显得有些苍老暗淡。这条街以前是仆人住的地方，如今专卖旅游纪念品。

小妹买了几张好看的明信片，曲峻东瞧西看，反正什么都新鲜。他在西洋镜前，全神贯注地看着。小妹这时走过来，一把把他推开，她弯下腰，通过两个像眼镜片似的放大镜一看，原来画面是一座宫殿，大殿中有一个西方妙龄女子赤裸着身体坐在靠椅上……小妹的火一下冲了上来，扭头就推了曲峻一下。

曲峻向前踉跄了几步，嬉皮笑脸地走回来，小妹气得一拳向着曲峻心窝打去，曲峻早有防范，双手把她的拳头温柔地接住。

“太太啊！这可是公共场所，异国他乡，有气回家再出！”

小妹哭笑不得，被曲峻搂着转身往回走，俩人没走几步，抬头一看，哥哥正在街口向他俩挥手呢！

兄妹三人从正门走出了皇宫城堡，门前有两组雕塑，高大威武，左边的一组是巨人高举着匕首向脚下人的胸膛猛刺；右边的一组，一位留着长胡子的长者，举着粗大的木棒，向着脚下的人打去。形象剽悍，栩栩如生，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象。在这两组雕像下面有两个警亭，两名军人站得笔管条直，纹丝不动，像是蜡像。许多游客围在他俩身旁，一个小姑娘站在军人的旁边，她和长枪一样高，微笑着让爸爸给照了张相，满足地走了。一位老者手举到额前向军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满意地点着头转身离去。一群大学生模样的姑娘们，围着另一个站岗的军人，笑逐颜开，热闹极了。一个学生走到军人的对面，来了个脸对脸，她想逗这位军人一笑，军人仍然一脸严肃，对她仿佛视而不见。她又和军人肩并肩地立正站好，学着军人的样子也是一脸严肃，可她的眼睛一点都不老实，蓝眼珠滴溜乱转，最终来了个对眼，逗得在场的人前仰后合，军人仍一脸正气纹丝不动。蓝眼睛的姑娘耍了半天，既失望又钦佩地望着这位始终如一的军人，真诚地来了个飞吻。

曲峻用相机抓拍了这飞吻的一瞬。

皇宫城堡正门前是一个广场，大青石砖铺地，皇宫大门的右面和对门是古老的建筑群体，与皇宫交相辉映，左面依山势向下倾斜，夕阳霞光，微风吹拂，布拉格尽收眼底。

“小妹，这就是被西方称为‘千塔之城’的‘金色布拉格’！”

“啊！”

小妹双手合十举在胸前，俯视着布拉格，从肺腑中发出了一声惊叹，然后有些发傻发呆地愣在那儿。曲峻双臂交叉在胸前，脑袋不停地晃动着，不知是摇头还是点头。

“这座古老的城池，在公元十四世纪是欧洲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它建设在连绵起伏的七座小山丘之上，沃尔达瓦河纵穿城市蜿蜒流过。绿树红瓦、千塔夕阳，布拉格的春天如诗如画，如少女一般动人。”

罗盘是在介绍着眼前的美景，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曲峻



好像听出了哥哥的话外之音，他走到哥哥面前，小声地问：“哥，没给我们找一个捷克嫂子啊？”

罗盘笑了笑，和老外一样还耸一耸肩膀，没有正面回答他。他还要追问，哥哥被小妹拉走了。他也学着哥哥，耸耸肩膀，又来了个不知是摇头还是点头的样子。

“哥，这座高耸入云、白身红尖的塔，是电视发射塔吗？”

“是电台发射塔。”

“可真够神气的，有点现代感觉，和周围各种古老的塔比起来，它可是鹤立鸡群了。它的造型怎么像一枚整装待发的导弹啊？”

“是啊！这座塔是七十年代冷战时期建成的。当时捷克人把它看成是一种尊严、力量，一种震慑、威武，一种阳刚雄伟的象征。如今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了，人们再看它，总觉得它好像与古老文明的布拉格格格不入。唉！人的审美观也是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跟着时代在变，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例外。”

“时过境迁啊！”曲峻插话。

“说得对！捷克自从天鹅绒革命以后，一夜间一切都变了。”

“天鹅绒革命是什么意思？”小妹不理解地问。

“所谓天鹅绒革命，简而言之就是不流血的和平过渡。政治上从以前的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上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国界也从以前仅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变为对任何国家都开放。文化艺术等等一夜间全都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只有一样不可能在一夜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什么？”小妹急着问。

